

## Vera Koo: On Being a Woman in the Shooting Sports

By Vera Koo, Women's Outdoor News, Published October 16, 2014, Traditional Chinese

每當我在密蘇里州哥倫比亞附近的綠谷步槍與手槍俱樂部 ( Green Valley Rifle & Pistol Club ) 練習射擊時，時不時還是有人會問我這個問題——不認識我的人會問我：是否擅長射擊？

他們不知道我是有二十五年射擊經驗的老手。對他們來說，我是個女人，而且是個中國人；我個子不高，又近七十之齡。對他們來說，我似乎是一個最不可能的手槍射擊冠軍選手。

我是在大約三歲時跟家人一起從中國大陸遷移到香港。我的了解是：在共產黨一九四九年佔據中國大陸前夕，我們全家搭上了最後一批離開中國大陸的船隻；父親爲了讓子女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機會，又在我十一歲時，舉家從香港搬到美國。

我母親從未離棄她傳統的中國文化價值。她教導我如何爲人妻、人母、服侍公婆與照料親人，教導我要留在家中替先生煮飯、打掃、照顧兒女。至於嗜好，母親建議我打毛衣；一位阿姨建議我學刺繡，另一位朋友則說我不妨考慮插花。



然而我喜歡那種能把我帶出家門一陣子的嗜好。運動提供了這樣的機會。要有這樣的機會，首先，我必須把家裏的生活料理得井然有序、母親與中國文化叮囑我要顧好的家庭責任我要做得有條不紊，之後，我才可以花時間在運動上。



我從事競賽性射擊運動之前，外子家一曾經教我如何從事操縱風帆、騎馬、高山滑降滑雪、負重健行、露營等等活動，為我的射擊運動啟蒙與預作準備。多年來，我花了很多時間來磨練我這些活動的技術，它們叫我明白增強體力與耐力的價值，如今我也能把從中所得到的，運用到射擊上。多年來家一對我的射擊志業的支持始終如一，從未打過折扣。

我母親與我同有一項非常重要的特質；這項特質是在我女兒明指出來之後，我才注意到。女兒有次對我說，母親與我外表看起來可能都有幾分弱不禁風，但是我們的內裏非常強悍；生活中遇到很大的逆境時，我們外柔內剛中的「鋼」才會顯明。

在射擊上，這一直是重要無比的特質。我已領悟競爭性射擊就像實際的人生——它會帶來許多艱辛與磨難，但這項運動唯一可能會傷害的只是你的驕傲；持續練習，你就會成為日益精進的好手，面對艱辛也能應付裕如。

我第一次報名參加射擊比賽，承辦人提醒我，這種比賽是割喉比賽，競爭非常激烈。但激烈的競爭正是我需要的。我現在知道，如果你要在一件事上有優異的表現，你就必須去比賽。比賽強迫你去練習與準備；它強迫你成為更有經驗的射擊選手；它也強迫你必須保持情緒的穩定。



在我比賽早期，我曾聽見射擊俱樂部中有人譏笑我、說我到那裏去只是去找男人；我聽過太多這類的飛短流長，但是別人說什麼都我動于衷；我全心都放在要做一個出色的選手上。一旦我的技巧有進步，唱衰我的人就不攻自破。

我第一次的重大勝利是一九九六年科羅拉多州蒙特洛斯的比賽，我贏得了《美國手槍手雜誌》( American Handgunner ) 所舉辦的「世界射擊冠軍盃大賽」( World Man-on-Man Shoot-Off Championship ) 女子組第一名的榮銜。事過之後，一般的看法是我那天走運，但是我沒有為此生氣。我心中想：如果我的槍法好，久而久之別人自然會知道。我在一九九九年贏得我首次的「比安奇盃」比賽女子組的冠軍；兩年後，我又贏得另一次「比安奇盃」女子冠軍的頭銜；在獲得二〇〇一年冠軍前天前的預賽中，我甚至拿了滿分。

*我注意到，就在那一年，我終於贏得同儕的尊敬。*

當人表示他們也希望在這項運動中出人頭地、來徵求我的意見時，我總是告訴他們：若是練習，一切都可能；它是要花代價的。你必須投入時間，建立起基本條件。練出準度是個關鍵，而且必須練習在射擊時就正中紅心，以建立起這個準確度。

意志力也是同樣重要，如果你是一位極有可能在以男性為主的運動中面對批評的女槍手，保有堅定不移的心態可能更為重要。不過，你也不需要採取「是我一個人對抗全世界」的心態，因為如果每有一人想拿石頭砸你，就也有一人願意幫你。



在我的射擊生涯中，我曾受到巴哈特 ( Jerry Barnhart )、李丹 ( Rob Leatham )、賈瑞特 ( Todd Jarrett )、永田一、傅勒、麥克倫 ( Matt McLearn ) 與迪奧尼西歐 ( Jethro Dionisio ) 等人的指點與忠告。

若非在我早期的射擊生涯中受到歐陽業師 ( Jim O' Young ) 的不吝指導，我無法成為今天的我。我視他是可信之人，也是可以助我技巧更上層樓的射擊高手，與他共事把我推向更高的山峰，因為我希望與他看齊。

他也協助我保持射擊的動機，如果我對他訴苦說：「這個好難。」他會回答：「你要打退堂鼓，還是要繼續下去？」

當然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，而在多年的磨練與持續下，我總算精通了競賽性射擊的技巧。



因此，在靶場上碰到有人問我我的射擊技術好不好、或是有人對我揚起眉毛做出「看不出來」的不信任表情時，我都不會介意；我知道他們為何問我那個問題，而我對那個問題的回答總是：「還可以」；我學會讓我的表現、我的成績來為我發言。

對不認識我的人來說，我可能不太像個手槍射擊比賽的冠軍；但可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，畢竟，我是我母親的女兒，我們知道如何堅毅度過各種具有挑戰性的環境，這項特質是所有冠軍選手都必需具備的。